

57X
26
47

群書古要 四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桓子新論 懿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士而並共滅秦高帝脫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闕到推却闕脩強

鳥原秘藏

卷之三十一
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
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
閨梁院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
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
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
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
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
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

之夫患害竒邪不一何可勝爲設防量備哉
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
圖遏將救之耳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
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
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
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
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

其得立功効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遂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

也夫建踔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旣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間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雖有十善闇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旣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

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
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
呂之見用傳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
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
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間疏別離則以專權
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
己之設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
時有龍逢比干伍貞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

可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
世已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
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各皆欲上與賢侔而乘
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
夫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損萬戶與國相
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于求便辟趨利耶覽
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
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

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聰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

誰以謫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財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

事定法常謂曰庫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効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已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

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家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

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荆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割毒亦何損益成湯

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

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義動之也

王翁之残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居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索齊祀祭犧牲殼膳之費吏卒辦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摶心言寃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

燭火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灾即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家不聽後灾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擊及滅止而享羊具酒以勞謝救人者曲突遠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燋頭爛額反

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鬪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

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裒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

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士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猶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鯀醬而美之

及飯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鯷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虛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

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灾卒使

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比鑾之
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
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鷙獸聚
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
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不
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
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
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

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築火候騎至
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即
與之結和親然後邊角得安中國以寧其後
匈奴內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
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
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
不率服歷世無寇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
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

變易舊常分單于爲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
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
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徒糧食財物以彈索天
下天下愁恨怨苦困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
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
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
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非
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
之甚者也

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
虫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爲不急乃劇如此作
夫異變恠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
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
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大戊遭
桑穀生朝之祥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雊雉升
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

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
心之憂星爲徙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
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恠則
脩德諸侯見恠則脩政大夫見恠則脩職士
庶見恠則脩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
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
惡行是以數有灾異變恠又不能內自省視
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愚

而以自註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
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
甲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
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衆人能
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
去不甚膠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
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

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
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寧由奚豈衆人所識
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貞斯以可居
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
姦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正齊轂下故常用
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
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
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箠楚舞文

成恩及事成獄畢雖使臯陶聽之猶不能聞
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
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憤聞恩弗原故令
天下相放俱成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
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
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
當必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
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

受強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
數召後坐帝事下獄獄窮訐得其宿與人言
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爲先帝
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
失誤乃不足彼以刑誅及謔欺事可無於不
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即以是論諭
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
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

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
順成之不亦重爲曇曇乎

潛夫論

王符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
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
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
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
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

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學也猶物之有冶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礎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纏墨而

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飾於王公而况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明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

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之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匱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爲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

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潰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也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利聚之一門

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
備器也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
雕琢之器爲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於姦工
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物
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貨
滌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
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

商勿使滌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
而罷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
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
無之事爭者雕麗之父以求見異於世品人
鮮識從而尚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
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
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
徒苟爲僥幸屈蹇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

索見恠於世愚夫慧士從而竒之此悖孩童
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
操行於閨門所以爲列士也今多務交游以
結黨偷出竊名以取濟渡本末之徒從而尚
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
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儉養約生以
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
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

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
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
以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
開亂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
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
而閭君之所固也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

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
則愚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
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
湊而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也靖言庸回弗
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捐
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
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
殺莫敢言之周章至賊乃始駭闇樂進勸乃

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
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明君益衆務下
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謗賢也其無拒
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用而讓有
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
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大賞
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
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

所利而姦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郤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耿壽建常卒而嚴延妬其諫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校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者也

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已接賤欲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

憎其所與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
世殊俗千里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矯
節合符故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
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
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
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不嗜賢是故病家之
厨非無嘉饌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死也亂
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亡也

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
是以身常安而國永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
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理世有孔
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炙鍼之法
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
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准不平
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速
舟不可以涉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非其

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以撫民氓乘六
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
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
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
以能傳嗣百世歷千數者也

凡有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
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
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

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
於上而道獨抑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
公也公法行則宄亂絕僂臣之所以便身者
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
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
徒所以爲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使不
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僂
不阿衆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

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
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
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
參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污
吏言此所以謂與仇選使令囚擇吏者也書
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
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
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

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已
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瞽於衆不謀於心者
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
至於列士獻曲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
察瞽夫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
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姦
之議獨用宿媚蠱惑言之行豐禮者蒙愆咎

論德義者見尤怨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誤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姤困也夫誤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之臣噬賢之狗也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

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迨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

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彼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用乎將心事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峻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驥驥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放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耳不利

顯名則利厚實也不避耻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畢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帝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是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歟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求實取令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吊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

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又懷阻畔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曲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教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

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抉此爲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也貧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灾將之過也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

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從懸重利足以勸善從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與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

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漫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貳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爲左右所鞠察更爲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

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者亂雖懃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而不

足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期法不
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
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
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
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
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
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
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
教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俗情性者
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
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則
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
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使
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

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
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
化之所以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
先勑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臯陶以五刑三
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
以防奸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
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
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

爲麴政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襪
之麴政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襪之麴
政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襪也黔首
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
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
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
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
所以修己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齒也猶

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